

# 秘谷鸳鸯



李凉新著

秘谷鸳鸯

李凉新著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秘谷鸳鸯

MIGUYUANYANG

李凉新著

责任编辑:筱超

封面设计:愚风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5.25 印张 8 插页

(长春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510 000 字

吉林市东兰印刷公司印刷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7000 册

ISBN, -5387-0783-2/I·728

定价:14.80 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充满奇遇、艳遇的奇书——

浪子唐五因巧入“傀儡圣地”，得上古秘籍并获神兵“指拇弓”不久，又得服“冰魄玉珠”“日月龙转丹”，神奇地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变成了十六、七岁的风华绝代的武林英豪。

鬼使神差！唐五误入森罗门之幽冥宫，森罗门门主活阎罗爱其资质，传以森罗门绝学，不料活阎罗的四位义女同时爱上了他，燕瘦环肥，各擅胜场，四女子用车轮战术，将他弄得身心俱瘁。

唐五在深山古林中，杀“丹”取胆，双眼成为夜眼。

孰料情孽未尽！唐五与师姐徐佩兰又被宇内大魔头“眼人魔”打下断魂崖，被谷中的“沉沙”“树阵”困住，山穷水尽之际，二人在谷中误食至淫奇果“百合春桃”，在欲火攻心的情况下，结下了合体之缘。却因此得以夫妻双参春宫古籍中所载的“雷火神功”，从而阴阳合和，功力通玄，终于双双飞出秘谷，杀死仇人碧眼人魔。

唐五还曾被“恐怖漩涡”卷入“世外城”，同世外城主莲秀公主发生了一段奇异的恋情。

劫波渡尽，唐五终于同四位美女结为神仙眷侣。

# 目 录

- 
- |     |       |       |
|-----|-------|-------|
| 第一章 | 傀儡谷奇遇 | (1 )  |
| 第二章 | 神奇指拇弓 | (3 9) |
| 第三章 | 铜皮失心人 | (7 7) |
| 第四章 | 日月九转丹 | (116) |
| 第五章 | 残毒黑巾盟 | (158) |
| 第六章 | 地底幽冥宫 | (195) |
| 第七章 | 再探幻影峰 | (237) |
| 第八章 | 二仪旋风掌 | (277) |
| 第九章 | 娇娃俏罗刹 | (315) |
| 第十章 | 阴险南山鹤 | (352) |

第十一章	鸳鸯交颈眠	(392)
第十二章	一只黑天鹅	(426)
第十三章	天鹅与阎罗	(471)
第十四章	神秘世外城	(520)
第十五章	刁蛮小公主	(540)
第十六章	世外城历险	(565)
第十七章	公主窥隐秘	(593)
第十八章	檀郎命若何	(612)
第十九章	公主戏金童	(635)
第二十章	寻查镇邪棒	(654)
第二十一章	赶鸭子上架	(670)
第二十二章	奇怪的病症	(690)
第二十三章	失魂抽力散	(715)
第二十四章	二凤忧与怨	(743)
第二十五章	血战桐柏山	(771)

## 第一章 傀儡谷奇遇

朝霞初上。一片暝蒙晨雾，轻笼在纵横的阡陌上。

这是小镇郊外一座残墙斑剥的古庙。大殿上，席地躺着一个白发皤皤昏睡过去的老人，他身边坐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老人艰难地翻身，吐出一缕轻微痛苦的呻吟，缓缓睁开眼睛来，对身边坐着的男孩喃喃道：

“少庄主，老奴……怎能受你金枝玉叶的身体来侍候……”

男孩见他醒转过来，殷切关怀道：

“唐勇，快别说这些话！身体舒服点没有？只望你病快好，可以陪玉儿到雷木大师那去。”

唐勇微挪身体，想从地上坐起来，一阵剧喘，又复跌在地上，摇头叹了口气，悲愤忧苦地道：

“老奴年将七十，油尽灯枯，已将归土了……”

话至此，枯黄的脸上一阵抽搐，眼角挤出两颗晶莹热泪，把眼皮缓缓合上，喃喃地又道：“只是不该在这个时候死……”

说到这里，钢牙噬唇，周身抖颤。

玉儿忍不住两行热泪簌簌地掉下来，一手轻揉他胸膛，安慰道：“唐勇，你别说这话……你不会死……你心好……”

唐勇凄怆痛苦的脸上展出一丝微笑，睁开无力的双眸，朝他看了眼，颌首缓缓道：“少庄主，你心地善良，资质稟异，不愧是铁血剑唐自字的公子……庄主爷衔恨身亡，有你一脉相传，他老人家亦该瞑目九泉了……”

唐玉听他提起父亲，忍不住一声悲号，扑在他身上哀哀啼哭起来。

唐勇枯干的手掌，微微颤抖地轻抚他柔发，安慰道：“少庄主别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仇恨记在心头就行了，庄主爷在九泉之下，会保佑你快快长大起来，报此血海冤仇。”

玉儿经唐勇如此一说，倏地坐起身来，泪眼婆娑地点头道：“玉儿会记得你的话……”

这时玉儿突然从袋里摸出一支约莫有四寸长，银白色的短箭，困惑地问道：

“唐勇，你救我出武溪镇唐庄时，曾说这枝银箭是唐门中大恩人，这是怎么回事，告诉玉儿好么？”

唐勇听玉儿此问，不由叹了口气，颤声缓缓答道：“趁着老奴弥留之际，告诉你一点江湖上的事也好……此箭叫‘银河箭’，昔年老奴随庄主爷游侠江湖时，曾听武林中人说过，此箭是一位巾幗侠隐铁枝芙蓉凌芝所有。

“银河箭，射着身遭毒掌，或是淬毒暗器所伤的人，只要不挨过时候，就会立刻被解救过来……”

“近年来江湖上已很少见到铁枝芙蓉凌芝的踪迹，想不到这次暗中出现唐庄，做下这桩功德大事……”

唐勇一口气说到这里时，已急喘不已，脸上更泛出一层



骇人的纸白色。

玉儿见他满脸难熬之色，伸手在他胸前轻轻揉抚，噙泪劝阻道：“唐勇，休息一下，慢慢再说。”

唐勇咽下口气后，颤声的又接着道：

“少庄主，现在……不说，……老奴就没有机会跟你再说啦！……你大腿上拔下的这枝银河箭，……皇天见怜，竟着凌……老前辈相助……留下你这唐门后代……”

玉儿听得已熬忍不住，连串的泪珠流下来，哽咽着道：“唐勇，血溅唐庄的凶手是谁，你知道不？”

这时唐勇因急喘过度，气息渐渐低弱下来，颤声勉力地道：“这次来犯唐庄的江湖人物，头脸蒙巾无从看出庐山真面目……不过从他们的身手看来，显然都是武林上一流高手……庄主临危前，手上那口离形神剑被夺……庄主此口仙家神兵，……剑身出鞘，有影无形，震撼江湖黑白二道垂数十年……昔年老奴随他游侠各地，不少邪门巨魁，江湖枭雄……丧命在这‘离形神剑’下……”

唐勇说到这里时，声枯泪尽，气息愈弱，还是颤抖着，道：“是以……据老奴想来，此番唐庄惨变，大半因离形神剑而起……少庄主，脸欲报毁家杀亲的血海深仇，应先找着那口离形神剑，到时不难探得这惨案的蛛丝马迹……”

唐勇说话时，玉儿已热泪盈眶，但不敢打岔，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时，唐勇气如游丝，奄奄一息，用轻如蚊蝇之声，断续地又道：“少庄主……老奴途中撇下你……不能陪你往鲁东……青龙寺……参见雷木大师……愧见九泉下的……老……庄……主……”

唐勇话到此，已是油尽灯枯，突然头颈一侧，两腿一伸，这位义薄云天的忠仆撒手人寰，撇下十龄的少庄主逝世了！

玉儿见唐勇闭目长逝，一声悲呼，扑在他尸体上捶胸哀号不已！

半晌，玉儿才停止了哭泣，抬头朝大殿四周环视一瞥，只见这座残墙败墟的古庙里，除了一张缺腿供香的长桌外，竟是空无一物，仅殿外有口古井。

玉儿跪在唐勇尸体边，喃喃祈祷道：“唐勇，玉儿身边没有半分银子，无法把你老人家成殓收葬，只有将你葬在古井里，日后得报唐门血仇，玉儿再来替你老人家捡骨筑墓！”

玉儿祝祷声落，朝唐勇尸体跪地三拜，把他背起放进古井里，复用石块泥土将古井填没。

茫茫天涯，何处是儿家？！

玉儿衔着热泪，柔肠寸断地，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古庙。

他穿了件锦缎裁制却已褴褛不堪的衣衫，蹒跚走向镇甸。玉儿伴同唐勇在古庙时，已熬忍了三天饥饿，这时走在街上，两腿酸软，眼冒金花，饥火难忍下几乎晕倒在地。

他还是蹒跚地走着，失去神采的两眼，不住贪婪地投向镇甸两边的酒肆饮店，希望能够大吃一顿！

但他乃是生长阔阅门第，金枝玉叶之身，是以他虽然饥饿得快将晕死过去，他还是不愿意索食求乞！

走着，走着，出了镇甸，郊外阡陌纵横，溪流交叉。玉儿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小河边，卷起手掌，舀起河水，急速地饮着，敢情这是他眼前唯一的充饥方法！

河水里映出自己憔悴的脸颊，禁不住长叹了口气，泪眼婆娑的抬头了望着遥远的山天一角，喃喃自语道：

“鲁东青龙寺，不知离此地还有多远？”

玉儿站立小河边，正在喃喃自语，蓦闻波浪声起，河里冒出一个乱发披肩的人！一惊之下，吓得跌退数步，心里嘀咕道：“过去曾听别人说过，河里有水鬼，难道这是水鬼？”

玉儿虽然害怕至极，究竟童心甚重，却是愈怕看愈想看，两眼竟滴溜溜的凝视着水里冒出来的人头。

这人头冒出水面后，随即浮起一个臃肿肥硕的身体，只见他手足并划，泅水而来，上岸之后，呲牙咧嘴的朝愣愣出神的玉儿，“嘻”的笑了下。

玉儿见这人咧嘴一笑，紧张不安的情绪亦就松弛下来。向对方一打量，只见这人年约五十左右，古铜色的脸上，满布着被风霜雨露侵蚀的皱纹，灰黑的布带，没上扣的大褂，左臂衣袖虚荡着，少了条胳膊。

这时，独臂老人缓步走到玉儿跟前，显着殷迫、期待的神情，向玉儿道：“小娃儿，咱掉了件东西，你可捡到？”

玉儿听得恍然大悟，心道：

“这老人家潜入河底，原来是在寻找失落的东西！”

玉儿一念落此，执礼甚恭道：“不知你老人家遗失何物？玉儿在这河边多时，没有捡到什么东西。”

老人一听玉儿回答这话，骤然捶胸顿足，如丧考妣地放声大哭起来。

玉儿看得不由错愕怔住，不知该如何慰劝这位老人家才是！——这时只见老人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不胜委屈似的喃喃道：

“可怜的莫聪！这条手臂，整整寻找了二十年，还没找着！”  
玉儿听得一阵惊疑，心道：

“长在身上的手臂如何会丢掉的？还找了二十年！”

莫聪哭过一阵后，敢情亦是疲乏之故，就在河岸边席地坐下，转首朝玉儿看了眼，叫道：

“小娃儿，过来坐坐，咱莫聪不会怪你，这条手臂是二十年前丢的，你年纪看来只有十岁左右，不会是你偷的！”

玉儿满腹疑窦，在惊奇诧异之下，也就移步在他身边坐下。

此时，莫聪却异常温顺的问道：“你叫玉儿……”

玉儿点头“嗯”了声。莫聪又道：“玉儿，你长得蛮俊秀的，干吗衣衫褴褛，像个小要饭似的？”

莫聪毫无顾忌的说出此话，却像一口利剑，刺透了玉儿的心，一声苦叹声落，两行热泪随着簌簌掉下来。

莫聪瞪直了眼，惊愕问道：

“小娃儿，话还没说，干吗先哭泣！”

玉儿衣袖拭泪，道：

“玉儿家遭强人所毁，流浪此地，才落得这般模样。”

话至这里，饥肠饿火涌起心胸，“哇”的一声，吐出大堆苦水，这时眼前金花飞舞，几乎要晕倒地上。

莫聪睁大了眼，大声的诧异问道：“你……你还有病？”

玉儿摇头羞愧不已的嗫嚅道：“玉儿已有三天没吃东西啦！”

莫聪听得喟然同情地道：“可怜的孩子！”

说到这里时，单臂向腰袋里一摸索，嘴里喃喃接着道：

“江湖上有些不通情理的东西，暗底骂咱莫聪是独臂狂

人，其实咱人狂心不狂，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谁也管不了咱，可要比那些道貌岸然，沽名钓誉的衣冠禽兽强得多啦！玉儿，你把这干饼吃下，肚子就不饿啦！”

说着，在腰袋取出一块手掌大，黄澄澄的干饼。玉儿接过干饼，感激的看了他一眼，手臂擦了擦泪渍，一手把干饼大口的塞进嘴里。

玉儿狼吞虎咽吃下干饼，又从河里掬起几口水饮了，才算把满肚的饿火压下。

独臂狂人莫聪见玉儿吃下干饼，关怀地问道：“玉儿，你从何处来的？现在要往哪儿去？”

玉儿垂头嗫嚅道：

“我从鄂东武溪镇来……现在去鲁东……”

——玉儿简略的这么回答，诚然亦是他颖悟机警之处，父亲铁血剑唐自宇乃是饮誉武林的成名人物，鄂东武溪镇唐庄遭此惨变，很快会流传江湖上，万一眼前这独臂狂人莫聪，亦是铁血剑唐自宇的昔年仇家，玉儿将要遭到的命运，就不堪设想。

莫聪听他说这话，惊愕不已道：

“这里才是鄂、豫交境的小界镇，鲁东离此地还远啦！你……你这么一个小娃儿能去得？！”

玉儿听得心头焦急，忧虑之余，摇头叹了口气，忍不住泪水又“簌簌”流下。

独臂狂人看得不耐烦似的道：

“干吗又哭泣，丈夫有泪不轻弹，咱莫聪要不是为了这条二十年前丢失的手臂，才不会痛哭流涕呢？你去鲁东干吗？”

玉儿给他问得怔住，结口呐呐，正想找话搪塞时，莫聪

已自作聪明的接上道：

“玉儿，你不说咱亦知道啦！到处流浪不是味道，鲁东有个亲友，你前去投奔！，是不？”

玉儿听得点头不迭，应道：

“莫叔叔说得是，我去鲁东是投奔亲戚去的。”

玉儿这声清脆甜甜的“莫叔叔”，独臂狂人莫聪听来十分受用，呲牙咧嘴“嘻嘻”笑着道：“咱说话还会有错！”

说到这里，轻吁了口气，黯然作色的又道：

“咱莫聪生平行事，不问皂白，不理是非，全凭咱自己意念而作，为了寻找这条丢失的手臂，浪迹江湖二十余年……”

莫聪说这话时，玉儿听得心里又是一阵纳闷，暗自忖道：“这位莫叔叔身上手臂怎会丢掉的？”

莫聪接着又道：

“咱多的路已经走了，此去鲁东算来还不够咱历年来所走路的零头数，玉儿，咱莫聪陪你走一趟。”

玉儿听他说这话，意外的震愕了下，倏然拜谢道：“玉儿多蒙莫叔叔照顾。”

沿途上，莫聪喜、怒、哀、乐，性态无常，但玉儿伤心人别有怀抱，只希望早日抵鲁乐，找着青龙夺参见雷木大师，是以对他敬畏三分而唯唯称是。

这日两人行抵沂州城的石陀镇集上，已时暮色四合，正当黄色，独臂狂人莫聪带了玉儿在客店打尖住下。

客房里，莫聪脱衣就寝时，一手摸到自己左肩的断臂疤痕，禁不住一阵苦叹，又捶胸大哭起来。

玉儿急忙劝阻悄声道：

“莫叔叔，夜深人静，咱们住的是客店，你这么一阵大哭，会惊动了其他客人，莫叔叔，你老人家要哭，明儿到小镇郊外，没人之处哭个痛快可好？”

莫聪经他这一说，果然煞住眼泪，不胜痛楚的轻“嗯”了声，喃喃哽咽道：“咱想起这条手臂就会哭！”

这时，玉儿忍不住问道：“莫叔叔，你这条手臂如何丢失的？”

——敢情沿途行来，玉儿生恐撩起他的心头恨事，不敢问他。

莫聪忧郁的叹了口气，道：

“咱家居蜀东近大江的南沙坝，昔年得异人所传左臂一门‘金指玉骨掌’惊世绝学，当时震惊蜀、滇、黔大西南武林，号称‘掌指走魄’。有天夜晚，咱朦胧入睡时，眼前一片奇寒澈骨的莹莹绿芒把咱震醒过来，这时周身酥软无法动弹，骤感左臂一阵剧痛，晕死过去，次日幽幽回苏过来，咱莫聪练有‘金指玉骨掌’的这条左臂已经失去！”

玉儿听到这里，睁大眼称奇道：“莫叔叔，会有这等怪事？你老人家给震醒过来时，有没有看到人影？”

莫聪眺望着窗外乌黑的天空，追忆似的摇头道：“咱睁眼看时，两眼给一片莹莹绿芒所逼住，没看到人影。”

莫聪愤懑地呼了口气，又道：

“咱为要寻找这条失去的手臂，东到海外三岛，南及苗岭大理，西到塞外草原，北至辽东长白，浪迹江湖，整整奔波了二十年，没有寻获一点蛛丝马迹。”

这时，玉儿很懂事地问道：

“莫叔叔，在你江湖仇家中，有没有使用这类古怪兵刃的

人？”

莫聪听玉儿问这话，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道：“江湖黑白道成名人物的兵刃、暗器，咱莫聪都有几分清楚……像如意书生楼俊使用朱砂笔，点水金雕习勋一条丈二长的孟情鞭，和威震南北堪称一代剑术宗师的铁血剑唐自字一口剑身出鞘有影无形的仙家神兵离形神剑……”

莫聪无意中提起铁血剑唐自字字号，玉儿心头一酸，两行热泪差点夺眶而出。

莫聪说到这里，旋首朝玉儿看了眼，道：“咱说的你听得懂吗？”

当他旋首一瞥过处，倏然惊疑的又道：“玉儿，你哭啦？”

玉儿手背揉眼睛，故作稚气地笑道：“你说得很好听，我怎会哭？莫叔叔，玉儿喜欢听，你再说下去好不？”

莫聪心自暗暗纳闷地“嗯”了声，还是接着道：“江湖黑白道上谈虎色变的成名暗器可多呢……像罗汉钉，透心短茅，破血神芒，定向镖等……尤其武林人称血见休易风的定向镖，堪称武林古今之绝，镖出手能追踪敌人，不见血不掉地。”

玉儿听到这里，睁大眼惊奇不已道：

“莫叔叔，天下会有这等奇异的暗器……”

莫聪掀了下被衾，显得有些疲惫的接下道：“江湖黑白道上，突出的兵刃，和各种毒厉暗器，咱莫聪都有几分知道，就是咱断臂这桩玄虚，二十多年来寻找不出一二来龙去脉……”

莫聪话没说完，竟拥衾“呼呼”酣睡过去。

玉儿经莫聪说出这段经过，心头却像灌注了一块重石似的窒息、苦闷，旋首朝熟睡中的莫聪看了眼，悄声喃喃的自



语道：

“唐门这桩血案，冤沉海底，不知我何年何月才能报仇雪恨！”

语落时，禁不住一声苦叹，泪水又“簌簌”地掉下来。

玉儿正在流泪喃喃自语的苦叹时，独臂狂人莫聪突然掀开被衾从床上纵起，急速地扎束衣衫，右手单臂抱着玉儿扑窗而出，施展轻功，朝黑暗的一角飞掠而去……

玉儿心里暗暗叫苦，忖道：

“莫叔叔‘狂劲’又发啦，半夜里起来，不知抱着自己往何处去？”

敢情独臂狂人莫聪的轻功造诣，已到凌虚飞渡，驭风追电的超绝境界，身形过处，仿佛冷电奔云，流星荡空——

未消半个时辰，眼前景象骤变。重峦叠翠，云海浮沉。极目所至，危峰峻岭，绝渊深谷。

玉儿躲在莫聪的臂弯，只觉阵阵锐利劲风，“呼呼”作响地从耳边掠过，心里惊恐至极。这时只见这位“莫叔叔”的身子，迎着起伏如波的山势，一味地在向前飞奔，了无稍息之意。

玉儿在他臂弯里渐渐蒙蒙酣睡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已是日正当中，独臂狂人莫聪犹是抱着他，像头苍穹巨鹰似的在驰飞。

他本来想问，可是见到莫聪脸色凝霜，穆肃沉重的神情，似乎怀了极大心事似的，只好怀着满腹疑窦，不敢动问。心里却在暗暗嘀咕：“莫叔叔这次‘狂劲’发得可狠了，他抱了玉儿不知往何处去？”

想到这里，小手抚着莫聪急促起伏的胸脯，一片童心真